

人生底开端

陸王哲學

張際周著 一冊五角

本書分編陸象山王陽明二人哲學，極爲情晰。講二說背景，傳授的淵，興的原因。復由客觀上批評他這種學說的效果。

廣 (43)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三版

人生底開端 (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陳德徵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謝山路三十一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十二號

分發行處 民智書局
南京 廣州 北平

分售處 海內外各大書坊
武昌 漢口 長沙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中市
九十至九十一號

發 一七五四

人與宇宙（簡論之一）

在人們看起來，地球就是世界了，而且世界和地球這二個名詞，無論在哪一種文字上，差不多是義同而字異的。然而在真的世界——就是宇宙——之中，地球不過是微塵而已；而且，在這種真的世界上，所謂歐戰者，不見得會比一場蜘蛛之戰重要些。在人類看起來，以爲了不起的地震，也許是同那「在蟻類看起來以爲是了不起的蟻蛭之毀壞」一樣吧，而且在地殼上的人類，也許像那在蒸汽機上的微生物吧。要曉得那些蒸汽機上的微生物，以爲蒸汽機是它們的世界，以爲除此之外，再沒有東西存在了呢。

那千千萬萬恆河沙數的男男女女，已經在這個小小的地球上，縣延了千千萬萬的年月，經過了無量數的世代，但們已經飽嘗了快活和憂愁的滋味，但們也曾爲未來仔細打算過，但們也建設過國家，而且但們也曾有有力量的君主之前，鞠躬盡瘁。目下但們已經死了，但們所建設的各式各樣的國家，也已經變爲塵土了；這種各式各樣的國家，也有留着一些荒墟

廢蹟的，但差不多是昨天的事了；而且，就是大多數佢們底君主底名字，亦已早早被人忘却了。這些人們，也曾有一時代，做過所謂近代人，時髦人，同我們現在一樣，然而在現在的我們看起來，佢們已經成爲歷史上或有史以前的人物了！我們呢，也是，而且一定是和佢們一樣的，如果我們以後的人們看起我們來。

地球上所能見的幾千萬萬幾萬萬人們之中，目下存在者，不過盈一掬而已。千千萬年以來所有的所顯現過的事情，佢們只能揣想揣想吧了；明天遇到的，是些什麼，佢們也不知道。佢們說不出爲什麼要存在和爲什麼免不了一死，佢們也說不出爲什麼宇宙要存在，佢們也說不出地球宇宙和人類，究竟不會一起被消滅或一起消滅，而且佢們也說不出爲什麼有時佢們要想到這些事情。佢們也解說不出什麼是佢們所採取而認爲真理的現象世界底本質，佢們也不知道佢們底思想是從哪里來的。而且，就是在佢們醒着的時候，佢們也不能確說究竟佢們是否繼續睡着或依舊夢着，或者比鼾睡的程度，僅僅減取幾分而已。不過佢們是鄭重地想着這一類真理和佢們自己，而且佢們已經夾着自己底種種思想和過去的別人底

種種思想想着，依舊地想着，佢們能測度太陽和行星，並能計算不能見的分子；而且，在地球上有一些東西，是佢們所不甚知其底細的，佢們總希望後之來者能有一天瞭解得更完全些。

因此，佢們終日在那伏在佢們之後的黑暗和使佢們底脚前的路黑暗了的黑暗之間行走着。佢們因着佢們底理智之火炬，朦朦朧朧地看見了生命之微徑，佢們只依此前進而已，不知其他。有時候，這生命之微徑，撒播了芬芳的玫瑰；有時候，這生命之微徑，却遮蓋了絆脚的石子了。但，無論佢們所走的，是使佢們脚軟的玫瑰的芬芳之路，或是使佢們底脚出血的砂石之路，佢們總是走着，總是走到死亡吹滅了光而且什麼東西都永久黑暗了的時候，方才罷休。

植物與動物 (簡論之二)

如果思想變作我們日常的和內在的生命底一部，那麼，向善的步子，再沒有比它大的了；而且思想在人和植物與動物之間，只有等次的差別，實質上，是沒有兩樣的。使植物生長的並使美麗之花含苞的生命光線，以及使動物和人類有生氣的生命之光線，都是從同樣的中央的太陽輻射出來的，而且物質上，都是一樣的。蝴蝶兒，生命似乎要比人們短促了，可是在人類中所視為生命的，在蝴蝶兒裏，也就是生命呀；而且人們無論在哪裏，只要看到他四周的生命，他便會默誦這句梵文『*Tat tvan asi*』。由此可見，不但全人類是弟兄，攏總生物，都是弟兄了。所以：如果有一個人，不愛人類，不愛植物，不愛動物，依最深的意義講，他便是不愛自己了；如果有一個人，兇兇狠狠地殺傷人類，植物，和動物，依最深的意義講，他便是毀壞了他自己的最寶貴的所有物了。而且，那些愛植物和動物的人，他自己，也就被動物和植物愛敬的：在植物的渴慕日光上，他得見到愛太陽的愛

了；在蜜蜂的勤奮上，他得見到他對於他底工作的愛了；在家禽的「和悅」「安耽」上，他得見到他底爲朋友的愛了；而且在那指示和誘導這些動物的能力上，他使得見到他自己底靈智了。是故，他常在他所愛的婦人中找到美，他也得在最柔弱的花卉和最不雅觀的動物中找到美了。他知道，在別的行星上的『人們』看起來，所謂人類，也許是極醜而極可怕的一種東西呢；他因此自己知道，醜的動物之所以醜，不過人底眼睛的看法罷了，在動物自己看起來，也許仍是極美的，在自然的眼看來，也許以爲極美的。所以我們可以說：依這種眼光看去，世界最美的東西，莫過於蜘蛛底身子了，莫過於癩蝦蟆底含斑點的皮了。妄自尊大的人們，很賤視那些動物，把動物世界，看得很低，一若無賴漢笑那籠裏的獅子；不知人也是動物之一，而且他底強力，輕捷，秀美和鑑別力，比較地要比他種動物卑下一些呢。——和那些蜜蜂，螞蟻，和黃蜂比起來，或者智慧也不及，和忠心的狗比起來，也許不及狗之可愛和誠懇呀！

人與人之間 (簡論之三)

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裏面，有些近視眼的人，幾乎把浩渺的宇宙全然忘却了。佢們——也可說是我們全體——把一個範圍很狹小的地球，當做佢們底世界。而且，還有許多眼睛更短小的人們，佢們把佢們底國家，當做佢們底世界呢。在佢們看起來，以為只有佢們同一國家的人，是和佢們一樣的一類的人，此外的，純然都是「外國人」吧了；而且，如果佢們自己，碰到做白種人的時候，一切黑種人，棕種人，或黃種人，佢們看來都有點難以稱之為人的樣子了。

可是，遍地球的各種人，都有同樣的身體和靈魂；遍地球的各種人，都是配做那解剖學家，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底對象的；遍地球的各種人，都有同樣的需要，感官，和知覺；遍地球的各種人，生死都是出於一轍的；而且，如果一個中國人，有些地方和英國人有點不同——但，如果我們不單從浮面上看，我們便覺得中國人和英國人底差別點不見得會比英國人

和英國人底差別點多呀——，但大多數地方，中國人和英國人，總相同了吧。

不過我們認定了這一種不同點，我們更覺得對於他們，有點慚愧，爲了我們對於世界底進步，負得太多了。希臘人愛美和愛和諧的天才，給了我們以第一等的大藝術和文學；羅馬人底實際上的天才，給了我們以國家制度和法律；希伯來人底宗教的天才，給了我們以——神教和基督教。一個國家，和一個個人，沒有多大分別，也有承受別人的，也有給與別人的。笛卡爾，不僅是法蘭西人底父親，也是其他各近代哲學家底父親，意大利產生了一個加利利 (Galileo 1565-1642)，土耳其產生了一個加百勒 (Kepler 1571-1631)，英吉利產生了一個奈端 (Newton 1642-1727)，而這三個天文學家，合將攏來，遂產生了近代的天文學。而且，如果在那些奇怪的機械儀器可以找得到的那些地球上的文化區域中，我們便覺得對於萬國的科學和發明，人類負得太多了。

「同樣」二個字，指死和各式各樣的生活而言。至於那人類底進步，却和那國家底進步一樣：國家只靠着國民底不相等而生長起來，人類也靠着各國家底不相等而生長起來，所謂

差異，是進步之鎖鑰呀。野蠻人差不多都是相等而相像的。大的人類社會愈進步，社會中人類底個性愈豐富。但是，在同一時候的進步，是依着「合作」的。大事物和新事物能真真實實地設法達到了，只在那「國家和人們雖不同，然而協作」的時候。我們已經赤裸地開始瞭解這件事了：社會學到十九世紀才產生的；而且社會的和國際的組織，（我們固無從疑心，這社會的和國際的組織，是將來人類底大問題。）只不過在近代才拿到手裏來討論的。獨自一個人，是站不住的：獨自一個國，也是站不住的呀。無論那一種生命，不僅是那有個性的孩提之童生活着，那給孩提之童以影響的環境，也生活着的呀。而且，個人是需他自己底社會的，（這社會，是他底第二自然境，從這自然境裏，他得着空氣和滋養，或爲善或爲惡）因此，各個國家，爲了它自己的生命和興盛起見，也須要大的宇宙的人類社會呀。所以，讓我們來感謝感謝那些所謂「外國人」吧；而且，如果佢們是和我們同樣的，我們爲了這個緣故，也該做佢們的朋友；並且試習一習佢們的各種法則吧，也當因此看佢們是我們的教師和我們是佢們的教師吧。讓我們說一聲『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而愛別人，

和愛我們自己一樣吧。總言一句，讓我們彼此親切而仁愛吧。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生命是一種長長的 *Yiadolorasa* 呀。讓我們幫助佢們背起十字架來，無論佢們是猶太人，或者我們是撒馬里亞人呵。

科學與真理（簡論之四）

我們底世界知識，是零碎而不完全的。我們試把經過我們感官，經過望遠鏡和顯微鏡，經過歸納或演繹的事實，一樣一樣地收集攏來；我們覺得收集越多，在我們之前，便越加湧起許多不可解的問題了。我們好像那些慢慢地穿入峻險而且從未認識的大山底邃道的人們一樣；似乎越進前一步，越覺得有新的或者是萬不能度過去的難關，擺列在前面了；而且似乎越進前一步，越覺得目的地遠了。我們底科學，真是等於無有；在我們先哲以爲是真實的，在我們却時常以爲是錯誤的。我們先哲的儀器，圖書，藥方，在哪裏呢？——丟到塵土堆裏去了！我們底儀器，圖書，藥方，在這一二世紀中，是遠離塵土的，以後却如何呢？

我們底真理，不過是一時的真吧了，至多，也不過是相對的真吧了；而且所謂絕對的真理，或者可以說像絕對的自由一樣，不過是小說上一種傳說而已，或者說是只能爲神底慧眼

所能瞧見的東西而已。最堅固橋的，到了臨了，被最柔弱的川流沒掩了；人類底真理亦然。

• 人類底真理，至少在有幾面看起來，是依着時間前進，慢慢地被新發見之流所破壞的。

那怕我們那種哲學上的最可以傲人的系統和學說，也不過是把那些著哲學書的人所知道之所信仰的，合成一個和諧的世界之影象而已，也不過它自己反射在那些著哲學書的人底心鏡之中而已，而且，這些思想底大建築之價值，至多，也不過橫伏在這和諧的世界之影象之中哪。

我們知道：在圍繞了我們而且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現象世界裏面，原因律底權威最大；我們所遇見的事事物物，全是一種原因底效果，反過來說，也可以謂之效果底原因；而且我們知道：如果世界上有一間「專集不可解不能解的事事物物」的房子，那麼，世界上便沒得爲神秘之蹟而設的房子了。但，同時我們也知道：這現象世界，好像是一張簾幕。這一張簾幕，遮蓋了那一番別的更真切的世界，藏匿了那一番別的更真切的世界，這一張簾幕，在我們看起來，實在已經是一件奇物了。在表面之下，究竟是些什麼物質？而且常常有這一

個表面嗎？自然之力，究竟是什麼？生命之最深的淵源和根原，究竟是什麼？我們能夠發明種種名詞，而且我們想着，當我們有了值錢的辭書的時候，我們曉得的更多了，但是我們不能探求這些名詞，究竟代表些什麼；或者如果我們想着，如果我們做着，我們不過把一個問題換做別個問題，一個名詞換做別個名詞罷了。就中最要緊的，就是我們深曉得而且能曉得無意識和更緊要的下意識底生命嗎？也許這種下意識的生命，是遠古世界的人吧；也許這種下意識的生命，是身和心，真理和科學底的活動力呵；也許這種下意識的生命，是自然和進化的根源吧；這種種我們能曉得嗎？人們拿了知覺和睿智得把現象世界底現象認取了，分析了，但人們所有的，不過一種現象的科學，一種他底經驗，他底事實，和他們底種種關係的周圍世界底有用而且實際的科學罷了；並不是真理底科學，而且奧妙的真理，還在後來呢。

但是我們便照着這現象科學，一步一步地研究上去，我們知道得多一點，我們把我們底錯誤，多找出一點，那科學便多進步了一點。科學便是如此進行上去。找出錯誤來，便

是上前進去；而且，世界底年代愈多，我們事實底貯藏所，便愈大而愈發達。我們對於天地，礦物，植物和動物，人和人底歷史，比培根（Francis Bacon）總要多曉得一點。比些那住在山洞裏茹毛飲血的，曉得的更要多了。我們也許沒有深深地穿入表面之下層去，而且我們所曉得的，也許純然是一種描寫和記載而已；不過我們仍舊處處把有些小的神秘的簾幙揭了開來，我們也依舊處處回答了一些很容易的隱藏着的宇宙之謎。我們近來的對於那『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觀念，以及我們對於那『知識和理解底範圍』的批評的洞見，以大體言，實在是正的確；因此，或者是我們批評的，經驗的和比較的方法；而且似乎我們很能了解我們理論底假定的性質以及我們日常有限的經驗底相對的終結。無論如何，我們因着知識，多少總能制伏住一點危險自和然之力，而且因着我們底知識，總能使我們底地球做我們差強可以住的地方。尤要者，就是我們底思想和發明的見解，已深入了我們底心了；因為，如果我們思想和發明了，第一件便是爲思想而思想，爲發明而發明，沒有思想和發明，人類沒有能支撐得住的。

自然與演進

(簡論之五)

有許多學者所深信以爲真的一件事實，那就是演進底事實吧。也許拉馬克，達爾文和他們高底足，會把這件事實，證得更明白一點吧；也許我們把這非常要緊的問題緊抱着的時候，有許多困難吧；然而『演進爲啓發自然史底寶鑰這件事』，確爲我人類科學中的不朽的獲得物了。

起初，所謂地球者，在人看，是宇宙了，坦平的，不動的；所謂天者，是圓屋頂，很近的，而且點綴了許多星光以爲光的；而且，所謂上帝者，是全能的萬王之王，四周圍着了許多執事的安琪兒，而且他仿着自己的形像造了人，以管地球和地球上各種東西；而且人們也信着：靠着上帝的意志，地球和地球上一切東西，自創世以後，總是常常如此的，而且也許始終不會變的，直到末日審判的日子。除了那一人類因始祖犯罪的緣故，把一切情形，大大兒改變了」以外，並除了那一「瑣屑不足道的衣服，風俗以及社會上種種形像，很有改了

變」以外，幾乎在世上，沒有真真的變遷的。世界是幾千年以前被上帝用了六天的工夫，從虛無中造出來的，而且不久便有了彼目下的定形和一般的形像了；天堂是一座很美麗的玫瑰花園；亞當是肉體的亞波羅 Appolo 夏娃是肉體的文娜史 Venus，而且我們目下所見的種種同樣的動物，它們底爲數本少，而且都是豢養在那時候的伊甸園裏的。那怕法國大儒盧騷，他也相信黃金時代是在過去的時代的，而且他也相信人們有墮落的趨向的。

哲學和科學——其中尤要者，爲天文學，地質學，和古生物學，解剖學，生物學和歷史各支系底比較的研究——是把這許多神話的事情丟去一邊的，而且把這種以地球爲中心，和神人同形的見解，撕裂無餘，我們已經把那『時計』和『神形的時計製造者』的直喻取消，以『正在生長的花』這一種明喻代之了。我們已經認定：所謂『創造天地』，係一種神人同形說的錯誤，一種從我們人類世界裏假了去的意見，完全是一種『天地有始終，人類能力創萬物』的謬見；而且我們現在假定：地球和所有的太陽系下諸星系一樣，是慢慢地發展的，或者是一種星雲，這也是因襲下來的發展成功的，其間已經過了幾千百萬年，方得形成目下的狀